

第二版 2019年陕西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现场展示活动在我校举行

学校召开2019年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推进会

第三版 丝绸之路上的逐“月”人

第四版 淬火的友情更长远

1964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我与同班四五个同学额外地接近一些,相互间似乎无所不谈。年轻人嘛,都有个朋友圈。

老楼

守正创新 筑梦远航

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隆重举行

本报讯 8月30日上午,我校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长安校区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张宏福,我校杰出校友、新华社原编委、国内部主任万武义,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郭立宏,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贾明德,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李邦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尧宇、王正斌、常江、赖绍聪、奚家米,校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张增芳,校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吕建荣,校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田明纲出席典礼,学校职能部门、各院(系)党政负责人、教师代表,7000余名新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典礼。典礼由校党委副书记孙国华主持。

王亚杰代表学校为广大新生送上寄语。他说,“117年来,我校坚守‘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初心,培育了一大批担当大任的优秀人才。而今天,又迎来了年轻的你们。”他勉励新生不辜负伟大时代,勇于肩负起对时代的责任;不辜负挚爱亲人,自觉担当起对家人的责任;不辜负青春年华,立志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他强调,“今后几年里你们将与西北大学一路同行,未来的人生路上,‘公诚勤朴’的校训将会永远成为你们的人生烙印,也将成为你们最鲜明的人格标记。习近平总书记讲‘爱是教育的灵魂’,让我们所有的西大人用爱来开启和感悟西大生活、做终生的西大人。”

本报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昨日公布了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集中受理期评审结果。截至目前,我校共申报各类项目601项,获批161项(另有1项杰青项目正在公示中),项目资助率高于全国资助率9.5个百分点。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第54位,重大仪器专项项目立项数位列全国第7位,重点项目立项数位列全国第38位。获批直接经费9582.38万

元(未计杰青项目),总经费约11211.38万元(未计杰青项目)总经费排名全国第48位。获批项目数量、资助经费、全国排名均创历史新高。在此次资助的项目中,面上项目80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0项,国际交流合作项目4项,专项项目1项,各

类标志性项目6项。其中重大仪器研制项目2项,重点项目4项。乔学光、白晋涛教授获批重大仪器研制项目;郭真华、董云鹏、刘文汇、傅东静教授分别获批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支持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专项

基金,已成为国家科技计划之首,其获批资助情况成为高校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我校国科金获批情况在保持稳定高位运行的基础上不断攀升,见证了学校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校将围绕三个“面向”,认真贯彻落实“精

础、强应用、育交叉、促转化”的科技工作方针,坚守学校基础研究优势阵地,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加强内涵建设,开创我校科研工作新局面,为“双一流”建设和第五轮学科评估作出贡献,努力发出“西大声音”,给出“西大方案”,形成“西大影响力”。(科技处)

16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落户我校

本报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昨日公布了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集中受理期评审结果。截至目前,我校共申报各类项目601项,获批161项(另有1项杰青项目正在公示中),项目资助率高于全国资助率9.5个百分点。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第54位,重大仪器专项项目立项数位列全国第7位,重点项目立项数位列全国第38位。获批直接经费9582.38万

元(未计杰青项目),总经费约11211.38万元(未计杰青项目)总经费排名全国第48位。获批项目数量、资助经费、全国排名均创历史新高。在此次资助的项目中,面上项目80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0项,国际交流合作项目4项,专项项目1项,各

校党委书记王亚杰为优秀新生颁奖

走进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

本报讯 8月21至23日,2019年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在西安举行,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院)长、民办高校董事长、理事长,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有关同志200余人参会。23日上午,我校中亚考古队先进事迹报告团应邀走进读书班,为全体学员作报告。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冀映秋主持报告会。

报告团成员、我校文化遗产学院党委书记李伟,中亚考古队队长、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党委宣传部记者李琛用栩栩如生的故事、生动翔实的细节、充满感情的语言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中亚考古队鲜活感人的事迹。李伟在题为《丝绸之路考古的当代“凿空者”》报告中指出,中亚考古队员们在长期身处高原、大漠、戈壁的不利环境条件下,最终以一流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和敬业精神,获得了国际考古学界和中亚人民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肯定,实现了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光荣与梦想。他们始终秉承的是“志存高远、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执着奉献”的西大考古精神,以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为原点,手持考古铲,用双手书写出精彩的文明篇章,用脚步丈量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把考古研究的篇章执着地写在了西北直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建新教授作了题为《踏着张骞的足迹——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收获》的报告,他从为什么要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怎样研究古代游牧文化、中亚考古势在必行、获取丝绸之路考古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从东天山到西天山——中乌、中塔联合考古”的进展和突破、丝绸之路考古为共建“一带一路”做贡献等七方面介绍了中亚考古队的奋斗足迹和丰硕成果。王建新表示,三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三次肯定,让大家万分感动,深受鼓舞,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矢志不渝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在考古第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决心和信心。

李琛作为学校新闻工作者,以《奔跑在丝绸之路上的追梦人》为题,分享了通过一线采访报道所了解的感人事迹。李琛讲到,中亚考古队是一群敢梦敢当、因爱无畏、有情有义的人,他们从丝绸之路的起点出发,用了20年时间努力奔跑,在中亚圆了寻找“大月氏”的梦。未来,他们还会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追梦,在考古工作中坚守学术报国的初心,践行促进民心相通的使命。

我校中亚考古队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知识报国的高尚情怀、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勤勉进取的奉献精神、潜心研究的治学品格、甘为人梯的育人风范让读书班学员们深受感动。与会读书班干部表示,要弘扬时代精神,学习先进典型,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以“奋进之笔”谱写新时代陕西教育事业发展新篇章。

在本次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上,我校梁星亮教授还应邀作了题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专题报告。(宣传部)

学校召开2019年暑期工作会

本报讯 8月20日,学校在长安校区召开暑期工作会议,围绕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学校事业发展的主题开展深入研讨,并对学校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贾明德主持会议。全体校领导,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校内各党委(直属党支部)书记,各院(系)院长(主任)及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副主任),科研机构、业务单位主要负责人,无行政级别实体机构负责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校长郭立宏首先作学校上半年工作报告。在全面总结学校上半年工作成效的基础上,郭立宏结合会议主题,就本科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关于本科教学,他指出,学校制定《新时代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若干意见》,就是要通过顶层设计,采取实实在在的有效举措,强化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和首要地位。要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路,在人才培养中从“一院一策”更进一步,变为“一人一策”“一生一策”。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他强调,思政教育必须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与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方面紧密融合,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充分发挥课堂、科研、实践等各环节的育人功能,形成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充分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两方面作用,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成效。

关于学校下半年工作,郭立宏指出,当前我校的“双一流”建设真正进入了关键阶段,全校上下要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全力以赴推动学科再加速、改革再升级、质量再提升,推动各项事业实现快速发展。一要学科再加速。全校上下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节奏感,全力做好学科评估和“双一流”

高校遴选准备工作,努力实现“保二争四”目标。二要改革再升级。要根据发展变化继续升级优化院系改革方案,先行改革院系要作出表率,发挥好改革的示范效应。职能部门要深入开展精准服务对接,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三要质量再提升。各单位要把学习中、亚考古队先进事迹、落实省委常委会精神与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围绕学校重点工作任务和落实省委常委会精神的安排意见,认真组织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会上,教务处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就《西北大学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若干意见》《西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提升计划》的起草情况作了汇报。与会人员按照分组安排,围绕校长上半年工作报告和两个文

件展开了深入讨论,各小组代表汇报了分组讨论情况。

校党委书记王亚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上半年,全校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各项成绩斐然,学校各项事业保持了良好势头,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师生对于学校事业发展的信心。同时,当前学校正处于“双一流”建设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全校上下必须保持清醒认识,立足本职做贡献,埋头苦干不松劲,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不断取得更大成效。王亚杰强调,广大党员和教职员工要紧紧围绕学校年度目标任务,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推进各项工作任务。一要全力抓好本科教学工作。二要全面加强思政课建设。三要以党建质量提升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党办校办)

学校“双一流”建设通过中期评估

本报讯 8月28日,我校在太白校区召开“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专家论证会议。专家组对我校“双一流”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和评估,对学校“双一流”整体建设和地质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展及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建设方案中的各项任务均已圆满完成,一致同意通过中期评估。专家组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南古所戎嘉余研究员,中科院院士、中

院地质所翟明国研究员,工程院院士、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赵文智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教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青藏所学术副所长丁林研究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柴育成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万小朋教授,长安大学副校长范文教授等11位学术领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管理领域顶尖学者和专家组成。

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秘书长袁宁,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和平,学校全体在校校领导出席会议。校学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全校各学科建设单位负责人,地质学系和文化遗产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学科带头人及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赖绍聪主持。

校长郭立宏首先对各位专家莅临我校指导“双一流”建设工作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近年来,学校聚焦“双一流”建设,以抓改革、抓教学、抓学科、抓人才、抓科研为切入点,系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和改革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效,探索形成了具有“西大特色”的“双一流”建设模式。他表示,学校将以本次“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学校“双一流”加快建设、特色建设和高质量建设。

袁宁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陕西省“双一流”建设基本情况,并指出作为我省省属高校的排头兵和唯一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的地方高校,西北大学坚持目标牵引、问题导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构建特色学科发展体系,打造一流学科建设特区,形成了“西大经验”。他表示,省上将重点支持西北大学发展,希望学校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早日建成国际知名的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赖绍聪对学校概况,“双一流”整

体建设思路、目标与路径,标志性成果与第三方评价,建设举措与进展成效,存在不足与改进举措,“双一流”中期自评开展情况等方面汇报了学校整体建设有关情况。

地质学科主要负责人对地质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作了专题汇报。评估期间,专家组与地质学科师生代表分别进行了座谈交流,查阅了相关建设资料,实地考察了地质学科、考古学学科科研平台建设情况,并向学校反馈了意见。

专家组认为,我校和地质学科严格按照建设方案统筹推进各项建设任务,在人才培养、学科团队、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进展,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为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双一流”建设符合度高、目标达成度好,第三方评价持续向好,首轮建设周期内各项任务均已圆满完成;中期自评工作安排科学合理,达到了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目的。

校党委书记王亚杰在表态发言中就专家组提出的真知灼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做好“双一流”建设的顶层设计;要充分发挥地质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更多学科进入一流学科行列,形成我校“双一流”建设由点到面的跨越,提升学校整体实力;要保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初心,将两者有机统一于“双一流”建设当中。坚持“在中国、爱中国、为中国”的理念,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对标一流,敢于和世界一流高校同台竞技,在可比领域和具有显示度的指标上,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者前列。(学科处)

2019年陕西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 现场展示活动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7月12日，陕西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现场展示活动在我校太白校区举行。来自全省高校的120名教师按照学校类型和课程类别，分7组进行了现场授课展示，56名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专家学者、博士研究生担任评委现场打分，500余名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宣传部长、教务处、马院院长和市(区)教育局局长等现场观摩。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刘贵芹、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董小龙等领导全程观摩指导。

我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齐钊、宋晓丹、王青喜获陕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标兵荣誉称号，历史学院教师张峰获陕西省思政课(课程育人)教学骨干荣誉称号。2018年陕西省思想政治课教学标兵、我校教师荀昭贻代表思政课教师在大会上发言。

记陈乃霞主持，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建林宣读表彰决定。刘贵芹、董小龙、陈乃霞、刘建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冀映秋、我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郭立宏出席表彰大会并为获奖教师颁奖。120名教师荣获陕西高校思政课(课程育人)教学“标兵”“骨干”荣誉称号。

刘贵芹在表彰大会讲话中对陕西高校思政课教师特别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主题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传达了中央和教育部关于思政课建设的思想和明确要求。董小龙在总结讲话中概括了2019年陕西开展学校“四好”思政课创优行动和思政课教师“大练兵”的新变化、特点和主要成效，对全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宣传部)

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莅校讲学

本报讯 9月2日下午，2002年菲尔兹奖得主、法国著名数学家，洛朗·拉福格教授做客我校“诺奖论坛”第十讲，作了题为“数学、知识与真理”的学术报告。本次“诺奖论坛”将继续开设短期课程，9月2日至

6日洛朗·拉福格教授每晚还在长安校区为师生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校长郭立宏代表学校致辞，并向洛朗·拉福格颁发“荣誉教授”证书，赠送纪念品。论坛由校党委常

委、副校长常江主持。校党委常委、党(校)办主任吕建荣，学校相关单位负责人，相关学科师生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师生代表共计600余人听取了报告。

报告会前，郭立宏会见了洛朗·拉福格，他对洛朗·拉福格教授来校讲学表示感谢，并希望洛朗·拉福格教授继续关注支持学校及数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与学校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与交流。(科技处)

校领导分赴外地开展合作调研并看望我校考古队师生

本报讯 暑假期间，学校领导分赴新疆、宁夏就考古学科合作事宜进行调研，看望慰问了正在野外考古发掘实习的文化遗产学院师生。

7月23日，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校党委常委、党(校)办主任吕建荣，学生工作部、教务处、科技处以及文化遗产学院相关负责人一行赴新疆。出席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意向书》签订

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学科研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吐鲁番市市长买买提明·卡德与王亚杰共同为基地揭牌。调研期间，我校一行还与伊吾县县长及相关部门领导召开文化遗产研究座谈会，就双方合作开展伊吾县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与展示等事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后，我校一行来到“伊吾四十天保卫战”烈士陵园，缅怀革命烈士。

7月26日至27日，我校一行先后来到伊吾县尖尖坡

墓地、巴里坤县西北大学东天山考古队驻地和海子沿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慰问，与师生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实地考察了我校丝绸之路古代游牧文化研究与教学基地的建设情况，对未来规划事宜进行了协商。在考古队临时党支部党员活动室，王亚杰结合学校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师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

7月26日下午，校长郭立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朱存世等一行赴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看望慰问了正在周家嘴头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文化遗产学院师生并进行座谈交流。随后，郭立宏一行到达沙塘镇考古队驻地，考察了师生们的工作住宿条件。在座谈会上，郭立宏他鼓励师生们能够学习并继承学校中亚考古队专业、专注、执着、坚守、奉献的优秀精神品质，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作出贡献。(文化遗产学院)

四名教师获得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称号

本报讯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了2019年陕西省中青年领军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我校数学学院张海教授、化材学院李延教授、生命学院赵新峰教授和地质学系谢婉丽教授等4人入选2019年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其中，赵新峰、谢婉丽教授为通过相关企业申报人选。(科技处)

我校与旬邑县人民政府签署“‘先周文化国际考古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古邠地考古综合实习基地’”共建协议

本报讯 7月22日，我校与旬邑县人民政府在太白校区举行签约仪式，共建“先周文化国际考古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古邠地考古综合实习基地”。我校校长郭立宏，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校党委常委、党(校)办主任吕建荣，旬邑县长王旭，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君等出席仪式。

文化遗产学院负责人对“先周文化国际考古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古邠地考古综合实习基地”进行了简要介绍。常江

与王君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依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大资源投入，建成后的中心与基地，依托“古邠地”考古发掘与调查项目，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考古工作，建设世界一流的考古实习实践中心和公众考古服务平台。王旭、郭立宏在致辞中希望双方能够统筹推进校地合作，围绕更多学科和领域拓展合作，实现共赢。

会后，旬邑县为我校赠送了民俗工艺剪纸。(国内处 文化遗产学院)

我校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7月15日，我校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太白校区举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涛、副所长王军，我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常江，校党委常委、党(校)办主任吕建荣，我校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院、资产管理处、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地质学系负责人以及师生代表参加仪式。签约仪式由地质学系负责人主持。

常江、王军分别致辞，希望双方合作

能够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并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实验平台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杨涛在讲话中希望双方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强强联合，产出高质量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不断扩大影响力。王亚杰在讲话中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平台资源共享方面深入合作，打造科研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国内处 地质学系)

学校与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7月8日上午，我校公共管理学院与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学术交流在长安校区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奚家米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主任张佑宗，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师生代表80余人参加了仪式。

奚家米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对张佑

宗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和学科特色，以及我校与中国台湾地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情况。随后，我校公共管理学院负责人、张佑宗分别介绍了学院的学科特色及本次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并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协议涉及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学生交换等多个方面。(公管学院 港澳办)

我校与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我校长安校区举行。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王涛，我校党委书记王亚杰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生部蔡英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陈拓研究员等，我校党委常委、党(校)办主任吕建荣等300余人见证签约。仪式上，王亚杰为王涛颁发了“西北大学兼职教授”聘书。签约仪式由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亚杰主持。

王亚杰、王涛先后致辞，希望双方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优质资源共享，

共同推动科教深度融合，打造科研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平台共建、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凝聚和建立一流的学术科研团队，全力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努力实现双方共同发展，合力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签约仪式后，王涛和车涛研究员分别向我校师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和“积雪地面观测与遥感反演”的学术报告。蔡英和建立一流的学术科研团队，全力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努力实现双方共同发展，合力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城环学院)

我校成立法医学研究所

本报讯 7月16日，西北大学法医学研究所揭牌仪式暨第一届学术交流会在太白校区举行。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主任常江，西安市司法局巡视员陈松林，陕西省法医学学会理事长、西安交大医学部党工委书记陈贻以及来自省市公检法系统有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校内师生代表60余人参加了会议。揭牌仪式上，科技处负责人宣读了学

校成立法医学研究所的文件。常江、陈松林共同为法医学研究所揭牌。揭牌仪式后召开了研究所第一届学术交流会。

西北大学法医学研究所是全国首个法医学领域集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也是我校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坚持学术创新，凝练学科特色，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医学院)

是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坚持学术创新，凝练学科特色、推动医教研深度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具体实践，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医学学科建设和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推进学校在大健康领域的科技研究与成果转化。(医学院)

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8月22日，西北大学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成立暨揭牌仪式举行。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巨栓科，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主任常江等参加活

动。成立仪式上，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宣读研究院成立文件，科技处负责人和研究院负责人分别介绍研究院未来研究领域和重点发展方向。常江和

巨栓科为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揭牌并为研究院院长和首席科学家颁发聘书。

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的成立是我校医学诊疗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创新，

学校召开2019年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8月12日上午，学校在长安校区召开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推进会。校长郭立宏出席并讲话，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尧宇主持会议。学校相关部门、各院(系)及一流专业负责人参会。

会上，教务处负责人对2019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抓好“一流专业”建设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各院(系)负责人分别就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作进展作了汇报，大家

表示，将进一步做好专业规划，明确重点目标，夯实建设任务，力争取得实效。各工科院(系)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情况进行了汇报。郭立宏、王尧宇在讲话中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国家级“一流专业”是新时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战略举措。2019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计划三年时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郭立宏一行赴琼海市调研

察。

在琼海市，郭立宏一行与琼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艳红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潘艳红从区位优势、产业情况及先行示范区政策等方面介绍了琼海的基本情

况。郭立宏从办学历史、学科特色、科研优势等方面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教育、医疗、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沟通。随后，我校一行与国际细胞治疗医院院长陈玉石等座谈交流，双

柳斌杰受聘我校兼职教授

颁发聘书并致辞。柳斌杰在讲话中对学校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他希望今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培养全媒体时代新闻人才等方面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

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聘任仪式结束后，柳斌杰还听取了由我校主持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相关情况汇报。(新闻学院 出版社)

方围绕人才培养、项目攻关、协同创新、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医疗互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进行了沟通。会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医院的临床及细胞制剂独立大楼生产基地。期间，我校一行还看望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副馆长、我校83级文博专业校友章佩岚等部分校友。(党办校办 国内处)

萨马桑达兰院士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 7月13日，萨马桑达兰院士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太白校区举行。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和印度工程院院士萨马桑达兰教授，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郭立宏等出席仪式。揭牌仪式由校党委常委、党(校)办主任吕建荣主持。

仪式上介绍了萨马桑达兰院士的个人情况，以及近年来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萨马桑达兰、王亚杰、郭立宏和化工学院负责人共同为院士工作室揭牌。郭立宏向萨马桑达兰颁发了院士工作室首席专家证书。

萨马桑达兰表示，将在煤炭清洁转化、化工过程机械和反应器、绿色能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and 影响力，与我校

开展紧密合作，并在研究生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引育和高水平团队建设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王亚杰代表学校对萨马桑达兰院士工作室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对萨马桑达兰院士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萨马桑达兰院士工作室的成立既是学校“重视人才、汇聚人才、成就人才”办学理念的积极实践，也是加快国际交流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揭牌仪式后，萨马桑达兰院士做客我校“杨钟健学术讲座”第一百五十讲，围绕新能源和二氧化碳捕集转化再利用等研究内容为师生作了学术报告，并与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人才办 科技处 化工学院)

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8月22日，西北大学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成立暨揭牌仪式举行。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巨栓科，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主任常江等参加活

动。成立仪式上，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宣读研究院成立文件，科技处负责人和研究院负责人分别介绍研究院未来研究领域和重点发展方向。常江和

巨栓科为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揭牌并为研究院院长和首席科学家颁发聘书。

生命愿景与智慧医疗研究院的成立是我校医学诊疗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创新，

学校召开2019年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8月12日上午，学校在长安校区召开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工作推进会。校长郭立宏出席并讲话，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尧宇主持会议。学校相关部门、各院(系)及一流专业负责人参会。

会上，教务处负责人对2019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对抓好“一流专业”建设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各院(系)负责人分别就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作进展作了汇报，大家

表示，将进一步做好专业规划，明确重点目标，夯实建设任务，力争取得实效。各工科院(系)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情况进行了汇报。郭立宏、王尧宇在讲话中分别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国家级“一流专业”是新时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战略举措。2019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计划三年时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郭立宏一行赴琼海市调研

察。

在琼海市，郭立宏一行与琼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艳红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潘艳红从区位优势、产业情况及先行示范区政策等方面介绍了琼海的基本情

况。郭立宏从办学历史、学科特色、科研优势等方面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教育、医疗、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沟通。随后，我校一行与国际细胞治疗医院院长陈玉石等座谈交流，双

柳斌杰受聘我校兼职教授

颁发聘书并致辞。柳斌杰在讲话中对学校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他希望今后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培养全媒体时代新闻人才等方面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

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聘任仪式结束后，柳斌杰还听取了由我校主持的“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相关情况汇报。(新闻学院 出版社)

方围绕人才培养、项目攻关、协同创新、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医疗互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进行了沟通。会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医院的临床及细胞制剂独立大楼生产基地。期间，我校一行还看望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副馆长、我校83级文博专业校友章佩岚等部分校友。(党办校办 国内处)

2019年9月10日

丝绸之路上的逐“月”人

——记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

□ 熊晓芬

2016年6月22日，一个将被写进西北大学历史的日子。这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会见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等15位中国考古人。

其时，王建新教授正带领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开展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在对乌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乌媒体发表了署名文章《谱写中乌友好新篇章》，文章中写道：“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做出了重要努力。”

三年之后，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初步廓清了古代康居和月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分布范围，为恢复古代丝绸之路历史风貌提供了实证资料 and 科学依据。而此时，距离最初王建新带领这支队伍沿着张骞的足迹，一路寻找古代月氏人文化遗产进入中亚，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考古学科一定要走出去”

公元前2世纪，月氏在匈奴的打击下，被迫西迁，《史记·大宛列传》载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徐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而“控弦者可一二十万”的大月氏在进入中亚后，对古代中亚、南亚的历史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138年，张骞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曾经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举足轻重的民族，对于古代月氏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难题，1978年“黄金之冢”的发现，更是掀起了月氏研究的热潮。

1991年，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应邀来到西北大学讲学，举办了3场讲座：巴米扬大佛、黄金之冢和贝格拉姆——都是与大月氏有关的文化遗存。在与中国学者交流时，樋口隆康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

“我们竟无言以对。”隔着近30年的岁月，王建新依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他全程陪同樋口隆康并担任讲座翻译：“要知道，中国才是大月氏的故乡。”

1978年，25岁的王建新进入西北大学考古系学习，因为对历史的热爱，他的高考志愿表上清一色填报着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王建新曾先后到北京大学和奈良教育大学进修，研究方向是秦汉考古。因为多年带领学生在扶风秦墓遗址实习，他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也颇有心得。20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期间，对东北亚青铜时代考古产生了兴趣，90年代中期，王建新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一年，继续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最终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部专著，并在日本考古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回国后他还主持了慈善寺石窟的考古调查，发表的研究报告堪称佛教考古的“模板”。虽然每项研究工作都做得风生水起，但“月氏”依然是一根扎在王建新心头的“刺”，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他尽可能地搜集整理研究了有关古代月氏民族的考古资料：“西迁之前的月氏在哪里？我想至少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国学者给出完美的答案。”

1995年，王建新出任西北大

学特聘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给出了四个字的答案——丝绸之路。

说起来，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从发端就与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刚刚从西安南迁至汉中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前身）对汉博望侯张骞墓实施了发掘和增修；20世纪40年代，西北大学黄文弼教授曾多次赴新疆考察文物古迹和教育文化；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资料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考察团团长、被视为“中国美术考古先驱”的王子云先生随之出任西北大学教授。

1956年，继北京大学之后，西北大学成为全国第二家设置考古专业的高校。多年来，从半坡遗址发掘、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秦公大墓和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到三峡考古发掘现场，都留下了西大人勾连民族血脉的努力。

在反复研究论证之后，王建新和同事们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制定了十六字方针：“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不仅要走出陕西，还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1999年，在中国考古学年会的闭幕式上，王建新首次提出要开展境外考古，虽然当时的大环境并不具备开展境外考古的条件，但他的想法却十分坚定：“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

“走出去”，意味着要面对混沌不明的前景，更意味着离开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适区”。“既然决定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一定要走出去，那我就带个头吧。”最终，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将寻找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遗存、探索丝绸之路沿线人群迁徙交流的历史进程作为学术目标，为自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将寻找古代月氏人的文化遗存作为未来工作的切入点，是最合适不过的：月氏人最终走出中国，那么考古队未来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自然而然地将工作延展到境外。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00年，王建新带领团队正式踏上了寻找古代月氏的考古之旅，此时，距离樋口隆康先生在西北大学发问，已近1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王建新从未忘记过作为一名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找寻月氏人的故乡

中国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要想找寻一个2000多年前的游牧民族留下的生活印记，谈何容易。王建新采取了先进行大范围的野外调查，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后，再确定发掘地点、深入进行考古研究的工作流程，他形象地将此概括为“走马观花一下马观花一精准发掘”。

当时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中国境内的古代月氏应该在河西走廊西部，《史记》和《汉书》也都明确记载月氏在“敦煌祁连间”。西北大学考古队最初也是进入河

西走廊开始寻找，最终的结果却让王建新对“敦煌祁连间”在河西走廊西部的传统说法产生了怀疑，认为它并不能成立。

河西走廊西部是大片寸草不生的戈壁，间杂着一些绿洲。在王建新看来，这样的地方只能发展以定居农业和牧业为特征的绿洲经济，月氏是游牧民族，而且是人

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航拍

学文博学院考古教研室主任，刚届不惑之年的他开始更多地地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未来和发展谋篇布局：“我想我们一定要走出陕西，我们一定不要走出陕西。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想要在学术前沿占据一席之地，就不能只守着眼前这一片土地。”但是，走出陕西，又应该走到哪里去呢？

对于这个问题，时任西北大

口规模在50万的人群，这个地方显然不适合月氏人生存。

那么“敦煌祁连间”到底在哪里？在匈奴语中，“祁连”的意思是“天”，中国的史书中对月氏的记载最初与匈奴相关，匈奴语中的祁连山应该是天山，也就是说“敦煌祁连间”实际上是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随后考古队在新疆东天山地区的发现证实了这一认识。“这是我们纠正的第一个谬误，汉代文献中记载的‘祁连山’是天山，今天的祁连山称为‘南山’，昆仑山则称为‘西域南山’。”

“考古人一定要去现场。”王建新反复强调，有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只有到现场去，才能找到答案；也只有到了现场，才可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一观点在学界流传已久，也导致了国内外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时，只进行墓葬的发掘和研究，而忽视甚至完全没有认识到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的存在。王建新等人通过多年对当地牧民的走访和调查，认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是完全“游动”的，而是游牧中有定居：“牧民冬季一定会在背山、避风、向阳处定居过冬。甚至在夏季里，贵族也会定居，游牧民族的王庭因此也有夏庭和冬庭之分。”依循这样的想法，王建新带领团队在靠山地区找到了大量的聚落，有一家一户的小型聚落，也有少量的大型居所。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聚落遗址的附近往往存在着墓葬和岩画。“其实游牧聚落遗址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以前对它认识不够，甚至觉得这些只是普通羊圈和农民住房的石堆或土堆。”曾经长期从事农耕文化考古研究的王建新，在辨识聚落遗址上，格外得心应手。

王建新等人实践中提出关于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念，正确揭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普遍存在及分布规律，并提出了居住遗迹、岩画和墓葬“三位一体”综合研究方法，丰富和发展了游牧文化考古的内容，从理论到实践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研究的进展来自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突破。王建新带领考古队在以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了岳台—西黑沟遗址群、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乌拉台遗址和西山遗址等4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其中的石人子沟遗址群是东天山地区一个十分完整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大型聚落遗址。2006年—2007年，西北大学团队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此合作发掘出1座石筑高台、4座石围居住遗迹和12座中小型墓葬，是整个新疆地区首次对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遗址科学系统的发掘，其成果入选了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经过多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王建新判定东天山地区应该就是月氏人在中国的故地，而石人子沟遗址群，很可能是与月氏人有极大关联的王庭遗址。

“我们初步认为，在以新疆哈密地区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距今约2400—2200年期间的游牧文化遗存，可能是月氏人的文化。”王建新说，要想使这一认识得到证实和国际学界公认，唯一的出路是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将两处的文化进行系统比较和印证，如果能证明他们是同一群人的文化，最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009年，王建新带领西北大学考古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追踪着月氏人西迁的路线，从新疆一路考察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自当年王建新在中国考古学年会上疾呼要

2016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塔什干会见了王建新（左三）等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中国考古人

“走出去”，又是一个10年。

从东天山到西天山

西迁之后的大月氏人究竟去了哪里？张骞出使西域后又是在哪里找到的大月氏呢？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大宛列传》记录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经过，记述了西域各国的史实和物产风情，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王建新等人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推测，大月氏的大致位置，就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西天山山脉的山前草原地带开展考古调查，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在随后的几年里，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在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卡什卡达里亚州和苏尔汉达里亚州在内的西天山地区进行了连续多次的系统考古调查。

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是学界热点，中亚地区常年活跃着数十支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的考古队，有的已经在此工作了一二十年。作为首支进入中亚的中国考古队，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以特有的“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重视聚落考古的理念以及居住遗迹、岩画、墓葬“三位一体”综合研究方法，得到了各国学者的认可。在听过王建新发表的调查报告后，一些长期在中亚工作的外国考古学者主动找到他，表示希望能够开展合作研究。

2015年，考古队在撒马尔罕市西南20公里处，对撒扎干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了1座大型墓葬、5座小型墓葬和1座石围居址，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石器、骨器、玻璃器、漆器残片等珍贵文物。

撒扎干遗址地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的中型聚落遗址。发掘资料和对比研究表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撒扎干遗址属于康居文化遗存。

虽然撒扎干遗址的主人不是大月氏，考古队还是颇感振奋。不仅因为这是中国人首次发掘到康居文化遗存，更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大月氏位于康居之南，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大月氏。找到了康居，是否就意味着离大月氏不远了？

撒扎干遗址的发现把寻找月氏的范围缩小到了撒马尔罕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区域。这时，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小城拜松再次进入到考古队的视野。

拜松位于苏尔汉河流域西侧的西天山南麓，和《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大月氏所在地的位置吻合。在发掘撒扎干遗址期间，考古队就分出手在拜松小盆地进行调查和小规模试掘，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底，为了给下一年的发掘工作选点，梁云带队在苏尔汉河周边调查了一个星期，没有合适的遗址点。

调查的最后一天安排在拜松，依然没有什么收获。不抱希望的梁云信步来到拜松河边，无意中在当地民居的旁边，发现断面上有灰层堆积，细看，又发现了暴露的人骨；再向南找，还有陶片和人骨。“有戏！”梁云暗自惊喜。

在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梁云是出了名的“手气好”，他自己常常开玩笑说：“出道以来，就

没有落空过。”2017年5月，梁云带队在拜松河边布下了两个探方。地表下10厘米，就发现了条形石堆和人头骨。“再布了几个探方，出现了四五座、十几座、二十多座墓葬，密密麻麻的。”——拉巴特墓地就这样被发现了。考古队在这片墓地共发掘了52座小型墓葬，其中即便是很小的墓都有十分丰富的随葬品。

与上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塔吉克斯坦发掘的贝希肯特墓地对照研究，梁云确定了条形石堆是墓道里的填石：“这是偏洞室墓葬，就是在地面上竖着挖墓道，在墓道西侧掏一个偏洞，把尸体放进去后，在墓道里填满石头，最后再在地表堆起坟堆。”拉巴特墓葬之所以在地表下10厘米就能发现条形石堆，是因为当地老乡推土时，把墓的上部推掉了。

考古队由此推断，拉巴特和贝希肯特墓地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这个文化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即所谓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其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较为吻合。经过与周边材料的系统比较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找寻已久的大月氏的文化遗存。

要仰望星空 还要扎进“探方”

加入到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之前，梁云先后在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学习，还曾分别在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执教和工作。因为母校的召唤和对西北地区考古的热爱，他最终选择回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任教。

“这里有踏踏实实做事情的精神，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有一点点进步，日积月累就会有大大进步。”梁云笑着说，“我们常说不仅要仰望星空，还要扎进探方。在考古队里，大家都心无旁骛，专注自己的研究，尽力把工作做深做细。”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中方队员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新疆大学等多家单位，拥有历史、考古、语言、生物、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多学科背景。乌方队员除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外，塔什干大学、费尔干纳大学和铁尔梅兹大学的师生们也加入到考古队的工作中来，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考古学者表示希望展开合作。在考古队成立之初，王建新就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凡是有志于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的人，无论国籍、单位、学科背景，“欢迎随时加入”。

“世界在丝绸之路考古上已经具备世界一流的研究实力，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内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全新的考古理念、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和不断的科学发现，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和信息，更带给他们继续中亚考古之旅的底气。王建新希望通过对多个遗址的发掘研究，系统地获得丝绸之路沿线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信息，不仅要确认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还要解开古代多个游牧民族在丝路上留下的千年谜题。

撒扎干遗址的考古现场，就在当地一户居民的院子里。房东和考古队员们相处融洽，每天为

大家端茶送水，其乐融融。看到考古队发掘挖出的黄土堆，勤劳的房东就在旁边脱土坯，等到考古队的工作完成，房东家的新房子都快垒好了。“可是那些黄土我们还有大用哪！”说起这段趣事，梁云又笑又叹。最后还是考古队花钱买了好几大车黄土，用来回填探方。

从进入中亚开始发掘的第一天起，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就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全部回填。时至今日，在中亚的多处考古现场，也只有来自中国的考古队会回填探方。王建新说，中亚各国在遗迹和文物保护方面所处的阶段和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也都经历过，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共同分享。“我们可以说感同身受。我们自己更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中亚考古队在现场都是采取边发掘边保护的方式，对于大型遗址，还会搭建保护大棚，并计划将来建立小型博物馆，进行文物展示。

2019年2月22日，“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展出的相关成果得到了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充分肯定和学界、公众的高度关注。

当地政府 and 民众也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善意。考古队员们在街上行走，随处都能看到热情的笑脸，听到人们亲热地用汉语说“你好”。甚至在公交车上，经常会遇到当地年轻人主动让座。王建新在乌兹别克斯坦更是成了“名人”，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提起他的名字，还真“管用”。

王建新说，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以来，考古队在中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工作环境越来越好，和当地政府民众的沟通越来越顺畅。陕西省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了经费支持，西北大学成立了丝绸之路研究院，考古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和北京大学并列第一……尤其是近三年来自习近平主席的褒扬和鼓励，让全体考古队员们振奋不已。身处异国他乡，祖国就是最强大的依靠。

个人的学术追求，如果能与国家需要和民族命运相结合，会

中乌联合考古国际研讨会合影

更有光彩。进入中亚10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不断填补着丝绸之路考古空白的时候，还为中乌双方联合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促进西北大学与乌方共建“丝绸之路人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我们的工作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让王建新格外欣慰。

大月氏究竟找到了吗？

也许再过若干年，对于大月氏的一些争议，会取得确定一致的答案。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将继续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展调查和发掘，期望获得更多的证据。“我们会对东天山地区和西天山地区出土的人骨进行DNA检测，取得确认古代月氏人遗存和月氏与贵霜关系的科学依据。”

今后四五五年里，寻找月氏的王庭（首都）和早期贵霜的中心（首都），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主要工作。王建新说，他们近期的研究成果表明，“贵霜帝国是月氏人建立的”这一被学界普遍接受的结论，很可能会被颠覆。

“历史在丝路沿线留下的谜题太多了，我们这一代考古人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完，它需要两代、三代，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年近古稀的王建新对工作的依然充满激情：“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淬火的友情更长远

□ 杨闻宇

1964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我与同班五个同学额外地接近一些,相互间似乎无所不谈。年轻人嘛,都有个朋友圈。

文革当中,我属于“逍遥派”,造反派对我不感兴趣。工宣队进驻“掺沙子”后,支持造反派当家。有一天,中文系教学楼的厕所里出现了关于“文字狱”的反动标语,全系如临大敌,便以对照字迹的秘密方式对全系200多名学生进行排查。这是由几个头目主持的暗箱操作,内中消息,对外滴水不漏。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好友鲍忱在一个僻静处悄悄告诉我:“反动标语的事,组织上排查字迹时,落到了你的头上,内定你是可疑对象……直到昨天晚上,才彻底排除了对你的怀疑。”鲍忱是核心专案组里的成员之一。他的话,让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他接着说:“纪律规定,这件事绝对不许外传。今天的话说到这里,就算是石沉海底。无论对谁,你也不能透露。”那时节,因为反动标语而打成现行反革命者,被抓、批斗,或者自杀的,时有发生……夜里辗转反侧,无法成寐,我回想起近期发生的几件琐事:

常相往来的几个朋友,明显与我有些疏远,我主动接近,朋友便神色不定,说起话来支支吾吾,不像以往那样热络、清爽,仿佛总是有点急着要去办别的事情的意思。可想到一向稳重的鲍忱,我又转念思量,这些,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驻在中文系宿舍楼的工宣队队长,黑脸,

精瘦,有一天在楼口打个照面,忽而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以往擦肩而过,他对我是不屑一顾的,人家重任在身,太忙了。我的这个感觉可不属于错觉,显然是别含意味的对号、“观察”。

宿舍里全是一人高的架子床,我睡上铺,枕头左侧靠墙处,搁着寸厚的一册我在通读《鲁迅全集》时自抄的鲁迅语录。常常随手翻检,放置位置是固定着的。可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发现语录本被人胡乱扔在铺上。现在我才领悟:可能是趁着我离开宿舍,有人取走上交,由工宣队查对我的笔迹了。朋友才熟悉我的床铺,他这样做,自然是奉命而行的。幸亏我当时学识肤浅,不理解“文字狱”的深层含义。鲁迅先生可是谈论过“文字狱”的。我抄的语录本里如果出现“文字狱”几个字样,只恐怕麻烦就大了。

取走语录本的时辰,恰巧发生在有三个同学邀我去新楼院(这是教师的宿舍区,与教学区隔一条太白路,往来进出费时费事)书写大标语的一个下午。我的字不成样子,运动中表现疲沓,很不积极,也没资格当上个红卫兵,今天突然有同学额外邀我,一个捧着墨汁,一个指画墙上宜于书写的位置,一个热情地让我执笔,内容无非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之类。我是“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没有过于谦让,就挽起袖子献丑起来……写成之后退几步看,似乎也还过得去。我这一生,也就是在母校有过那么一次展示“书法”的机会。

再继续琢磨下去,为破此案,组织上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对怎么样将嫌疑人“调虎离山”,如何拖延出充裕的查证时间,是做过精细安排的。自抄的语录本被匆促胡乱地扔在铺上,透露了此中消息。

这件事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能忘记吗?朋友悄然地疏远我,实属正常,如果知晓内情,甚或冒着风险私下提示我,我这鸡肠小肚一紧张,神态失常,很可能是弄巧成拙——害友、也害己。趁取走语录本以及邀我赴新楼院写标语的几个同窗,或许也有观察我的意图,最终也起到了为我释疑、洗雪的正效应。看样子,福祸由天,这话不假,而“福祸无门,唯人所招”,则是另存含意了。

围绕这桩疑案,最后开会作结论时,我估摸是有过意见分歧的。好友鲍忱,肯定是在竭力为我进行申辩的。好在是老天睁眼,终于让我躲过了一场劫难。略有遗憾的是,我到底也没弄清楚厕所里的反标的完整字句是什么?不会仅仅是“文字狱”三个字吧?

当年,我们所住的宿舍是三楼,二楼曾经关押过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习仲勋。前年,有老同学从短信里告诉我,说是网上从旧存的照片里,有人认出在卡车上押着习仲勋游街的红卫兵里,“有一个就是你”。我听罢,一笑置之:“认错了人吧?我哪有资格爬上押人游街的大卡车呢。能不能游街示众,就是万幸!”

去年,听说我有病,鲍忱他们几位特意从陕西赶到青岛来看望我,年逾古稀的旧日同窗坐在一起,满座白发如雪。回忆当年,谈天说地,感情高涨……然而,对于所共同历过的涉嫌反标之事,彼此却讳莫如深,真有些恍如隔世。可我相信,心底各有回味是自然的,想要彻底忘却,很难。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在巴里坤的日子

□ 崔嘉宝

2017年的夏天,我来到我的第一个考古工地——新疆哈密巴里坤县海子沿乡海子沿村海子沿遗址,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探方,开始了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新疆,第一次连续三个月和老师、同学们同吃同住,一起工作和学习。

地下的房子

我们发掘的是一处大型房址,第一天先揭草皮,接下来就开始每人一个探方向下挖。刚挖下去两层,我的探方里就有了一只小牛的骨头,散发着还有些新鲜的腥臭味,听说就是当地人前些天埋下去的。在最后一个探方到达生土层,而我的实习也即将从发掘转为室内整理阶段的时候,探方底又惊现一只羊。于是又像刚来到工地时一样,拿着手铲、毛刷、刷子、勺子、气吹,趴在探方里一点点地把这些骨头清理出来,编号、记录、拍照、画图;打包带回驻地,再清洗干净,摆成他们原来的样子,再次拍照。在整个发掘期间,我还挖到过一只狐狸、一只鸭子,以及数不清的羊骨、马骨、牛骨,仿佛挖了一个小型动物园。

我的第一个探方在整个遗址的东北部,一开始就是挖一道大沟,后来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探方,到了遗址的东部和东南部,仍然继续挖沟,而且一直挖不到底,经常怀疑是不是已经挖穿了。沟越挖越深,也就逐渐露出了大石头垒砌的墙,还有木炭、柱洞、灶等等。随着三期地面的发现,我们开始勾勒出整个遗址从使用到废弃的过程。每天守着墙的我,到了后来,干脆承包了东边和南边有墙的所有探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飞檐走壁”,在石头垒成的大墙上走来走去,或者跳进墙边的大沟,清土、划地层、拍照、画图,和大家讨论着哪道墙是先建造的,建墙时候是先垒石头再填土,还是先用土筑墙再包石头,房门又在哪儿?

从遗址一直向北走,就可以到巴里坤湖边,经过草地,遇到羊群,青草和野花的香气中又伴着羊粪的气味,一低头还能看到几簇蒲公英。继续向北,看到湖水的时候,脚下踩的便是沼泽般的泥滩了。

考古队的院子

我们租了村民家的房子作为东天山考古队的驻地,又修了男女厕所和排水池。大塑料桶里盛着地下抽上来的水,被太阳晒得暖暖的。

早上一出宿舍门,总能遇到任萌老师一边端着杯子刷牙,一边张望着大家有没有起床;傍晚下班,几个女生在水池边的长凳上放上脸盆,面朝天山,背晒夕阳,弯着腰洗头。

宿舍对面的棚子里有煤炉,每天有同学轮流值日负责烧水,炉不时也会有人喊“XXX,你的煤炉火灭了。”隔段时间,男生们总要推着推车去拉煤回来,堆在院子

的角落。阴雨天里,大家在这里取暖、聊天,甚至是烤包子。深夜里,几个夜猫子继续在这里看星星、谈人生、谈理想。

烧烤也算得上是这个小院里的一场盛宴了,吴老师操刀切肉,我们一起动手串肉、架火、调料、腌肉、烤肉,当然,还有吃肉。

小院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是给老师、同学过生日。如果哪天错过了生日,那么寿星同学就算白天挖错了地层,大概也能少挨两句批评,下午下班后还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一天,可以开荤、吃蛋糕、喝乌苏,吃喝完毕,就是唱歌跳舞。屋里的炕、屋外的院子都是舞台,手机灯光,音响开到最大,平时内向腼腆的同学也鼓足勇气,迈开略显生涩的舞步。

院子里是生活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地方,每天晚上,大家围坐在中间屋子里的两张大桌子周围,写着自己的探方日记,拍打着标签打印机抱怨它怎么又不出标签了,或者一边整理着一天的陶片一边逗猫。负责入库的宋哥和飞哥,提着大家一天的发掘成果,送入由牛棚改造的库房。临近回家的前几天,大家在院子里挑灯夜战,拉起电线架上灯泡,连夜数陶片。

不上工的时光

不上工的日子是极少的,但是活动却很丰富。第一次因雨停工,我们在山区徒步17公里,考察了石人子沟遗址群,这样的“拉练”是东天山考古队的传统。第二次因雨停工,大家一起包饺子,这也是考古队的雨天保留项目。

还有每周一次的提前下班,进县城洗澡、购物。进城这天,被任萌老师戏称为“大喜(洗)的日子”。每次进城,我们总能把巴里坤县城唯一一家超市的酸奶抢购一空,奶啤也是必买的。“巴里坤美食街”上最常见的是驴肉黄面、羊肉焖饼、蘑菇汤、抓饭、拉条、牛筋面,“主麻砂锅”“小郭烤肉”是大家最常光顾的饭馆。

一次因雨停工,我们临时计划开展了西山调查。匆忙换上冲锋衣,抓起背包、相机,坐进车里,一路听着老师用陕西话聊天。每到一地,赶紧下车,听老师讲解、采陶片、捡石头、拍照。当越野车疾驰在广阔的草原,似乎前方有无数条路,有数不尽的终点。远处是天山,身旁是牛羊,一路走走停停,铁轨垫路,翻沟越坡,看了旧址、立石、现代帐篷遗址和被盗的墓葬。从头到脚通透,内心十分满足。

那时候多么盼望早日收工回家,可以不用再每天暴晒,可以天天洗澡。但真到了要离开海子沿的那一天,却又舍不得。返回的前一天晚上,我又走到了工地,站在我的探方隔梁上,看着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挖的那道大沟,也想再看一眼银河般的星星。返回时哈密到兰州的高铁已经开通,我们没有再坐24小时的绿皮车,而是在兰州转车回到了西安。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我想,有一天,我一定还要再来。



那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在我住进去之前,就已经被称为老楼了。他似乎符合我对一栋旧建筑所有的想象。砖红色的墙体没有粉饰,抬头看看还有青瓦重叠而成的房顶。水泥台阶上已经有了大大小小的缺损,棱角就不那么分明了。木制的扶手掉了红漆但也好看,衬得白墙更亮了。

这是栋再普通不过的“筒子楼”,偶尔听父辈人说起他的身世,大约是苏联人留下的作品。就是在这栋楼里,爸妈分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只一间。这是我长大的地方。全厂人一起搬家那天,老楼用它天然而来的亲切感欢迎了我们这群新住客。原本空荡的二楼被一片喧闹填满了,我们这间朝南,踏起脚,我才勉强能推开窗户放阳光进来,洒在新铺的碎花床单上,洒在刚拖过的水泥地上,洒满这个简单快乐的家。那间屋子是我过五岁生日的地方,我十五岁的生日,也是老楼陪着我过的。

老楼的房子虽然都是单间,不大,却不像现在的鸽子笼让人倍感压抑。住老楼的人们虽然不富裕,却比现在的邻居多了太多亲和。那时候十几户人家公用一个厨房两个厕所。饭点儿到了,大家都端着大盘小锅进进出出,小孩儿更是欢喜吵闹的不行。张家的鱼做好了,李家的菜烧糊了,吴家问王家借了根葱,刘家的煤气灶打不着了。这样的剧情从来不需要刻意安排。慢慢的,大家知道了谁炒菜手艺好,谁蒸鱼鲜,谁家的媳妇懒,哪几个孩子馋。我们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是托老楼的福气。到处串门更是每天的必修课,我们也知道了谁家总放动画片,谁的爸妈脾气好,又是谁大方谁小气谁爱哭。玩儿的晚了,爸妈们在楼道里喊名字,孩子们赶紧咽下没嚼完的零食,割舍下没看完的动画片从各家夺门而出,准备迎接一顿痛斥。我们在楼下笑得大声啊追逐的得无忧无虑啊扯着嗓子喊小伙伴的名字,三层的老楼家家都探得出来脑袋。放学回家打开电视摊开作业,听着大人们聊着天走过楼门洞就赶紧关掉故作正经。这些都是只可能发生在老楼里的故事,现在去哪也找不到了。

那时从我家望出去是一片开阔的地方。有几棵老梧桐还有一棵大槐树。槐花开的季节,老楼周围的空气都甜的腻了,香的醉了。小花园里有我叫不上名字的血红绿绿,那里埋葬着我养死的白兔子和几只彩色的小鸡。几株不高的树总是在冬天贴着枝干开出玫红色的花,一团团紧抱着,后来才知道那便是腊梅。冬天的老楼出奇的暖。楼里的暖气太好,连墙壁地面都是温暖的,一切水分都蒸干了。而楼外却堆着层层积雪。早晨拉开窗帘满眼是白的感觉再好不过了,雪水顺楼顶瓦片流下一根根晶莹的水柱,多好看呐!雪景太美,也只有这时候,才看不到楼外墙根下顽强长出的生命,他们包裹在雪被里舒服的睡着

了。后来的十来年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好的雪了。春去秋来,老楼年复一年的关爱着我们。一些人搬走新住客又搬来。安全起见,大家不再共用一个厨房,在自家门口开了灶。厂里的叔叔阿姨条件渐渐好了,搬走了大半。老楼失去了一大部分亲密的旧友。他的古老和简朴可能承不起木制的地板,雕花的墙纸,高档的家具,那些在这里都格格不入。楼下的花园没有了,成了开阔的停车场。裸色的外墙也被漆上了时尚的灰色,他的邻居也都成了现代化的小多层。老楼恰如一个乡下来的老妇人,穿着不合身的衣服站在闹市区,像个笑话。

“听说咱老楼马上要拆了。”我搬走的那个夏天,老楼又迎来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入住。属于我们的那间房一切没变。我怀着一种极复杂的心情迈进我装修精良的新家,坐立不安,像去别人家做客一般。这套拥有许多个房间的公寓比不上单间的老楼,住着心慌。我找了各种奇怪的借口去老楼住,那样好像更踏实些。我能感受到老楼也是高兴我回来的。在我心里,他从来都不是

一栋冰冷的老房子,靠近他,就给我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让我心安。“老楼我回来了!”像唤着一位相识很久的朋友,为他拂去一些在钢筋水泥森林之中的尴尬。

上周末我又回去了。老楼仿佛垂暮年的老者,看不出来生气了。没人去理会楼门口乱搭的电线和丢了灯泡的照明灯。墙皮脱落了更多,墙体坏了更多。可我们家还是我们家,家里的热带鱼还吐着泡泡。从一层到二层共有十八级台阶,哪一级破损的多了我都记得,那是回家的路。在我心里,他们同样也不只是冰冷的台阶而已。

踏出门洞,该说再见了。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每一次都害怕这是最后一次,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也许这就是我对老楼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是有生命有魔力的。我知道在那块儿地上会建起一栋新楼,更高,更坚固,更漂亮。管他什么楼呢,老楼早就建在我心里了。

那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在我住进去之前,就已经被称为老楼了。

般。这套拥有许多个房间的公寓比不上单间的老楼,住着心慌。我找了各种奇怪的借口去老楼住,那样好像更踏实些。我能感受到老楼也是高兴我回来的。在我心里,他从来都不是

一栋冰冷的老房子,靠近他,就给我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让我心安。“老楼我回来了!”像唤着一位相识很久的朋友,为他拂去一些在钢筋水泥森林之中的尴尬。

上周末我又回去了。老楼仿佛垂暮年的老者,看不出来生气了。没人去理会楼门口乱搭的电线和丢了灯泡的照明灯。墙皮脱落了更多,墙体坏了更多。可我们家还是我们家,家里的热带鱼还吐着泡泡。从一层到二层共有十八级台阶,哪一级破损的多了我都记得,那是回家的路。在我心里,他们同样也不只是冰冷的台阶而已。

踏出门洞,该说再见了。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每一次都害怕这是最后一次,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也许这就是我对老楼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是有生命有魔力的。我知道在那块儿地上会建起一栋新楼,更高,更坚固,更漂亮。管他什么楼呢,老楼早就建在我心里了。

那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在我住进去之前,就已经被称为老楼了。

文艺副刊